

在我们读书交流的过程中。我试着学习接受自己的不圆满，也接受孩子的不圆满，接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人。更重要的是增进理解。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然后，享受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光。

亲子阅读：从一个平常的下午开始

□ 李峥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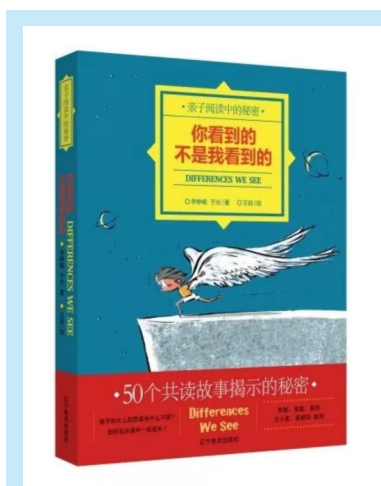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平常的下午，没有任何的特别。孩子在小区的院子里奔跑。他就像是会行走的植物，只要有阳光、水和空气就能够进行光合作用，似乎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突然他停下来，躺倒在草地上，仰望天空。当时我坐在草坪边上的长椅上看书。看他久久凝视天空，我心有所动，走到他身边，也像他一样躺下来。

我们头碰着头，他的小脚丫搁在我的肚子上，小声说：“妈妈，树上有好多窗户。”

和他同一视角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竟是我从来不曾留意过的景象：高大的槐树和梧桐的枝叶相交组成一个绿色的网络。闪耀的斑点，细细的光线，瞬息万变又似乎凝聚不动。蓝天中的白云就在这枝叶之间悄然变了模样。凝视的时间长了，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漂浮在虚空，而头顶的天空变成了大地。我突然领悟到：30多年来，我只是在埋头赶路，从来不停下来，抬头看一看天空无所所有又包罗万象的树冠。

那天下午，我本来是在阅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的《惊奇之心》，她在书中写道：“倘若我对仙女有个影响力，我会恳求她赐予世界上每个孩子惊奇之心，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摧毁，能够永远有效地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和幻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而我的孩子，直接用躺倒在大地怀抱告诉我，什么叫《惊奇之心》。

从孩子两岁半开始，我给他念故事，开始是为了打发时间，当成睡前



《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李峥嵘、于光著，辽宁美术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我把和孩子一起阅读、教养孩子的过程，视为自我滋养的过程，让我体会到生命的丰盛和自在，尽量不把我对这个世界的焦虑转移到他的身上，尽量学会接受他缓慢的甚至随意的成长脚步。

如同那个平常的下午，当我们躺在草坪上仰望天空的时候，在我们一百米处，有一个小小的人工池塘。水中央，人工刻意种植的水生植物奄奄一息，但是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被小鸟和风带来的野草的种子，却长得葳蕤茂盛。

催眠。但是，当他用稚嫩的言语和我交流，我认识到和孩子共同阅读的时光，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蹲下来甚至躺下来，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比如说，在阅读故事的时候，我更关注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而孩子常常会留意到那些被我忽视的细节和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比如在《动物乌托邦》，我跟他讨论主人公小兔子和狐狸，而他更关注一闪而过的小配角，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西装、叼着冰棍儿的仓鼠。他说：“仓鼠似乎都一样，其实每个人动作不一样，就像我的同学穿着一样的校服，背着一样的书包，排着队从学校

出来，其实我们还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假装和他们一样。”

再比如，我们阅读了很多关于熊的故事。他认为，帕丁顿熊是真实存在的，而维尼熊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帕丁顿熊住在伦敦，伦敦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身边的人也都是真实的，而维尼熊住在虚构的百亩林，那里面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五六岁孩子对真假的认知。

再长大一些，我们一起阅读历史书籍，我会给他讲战争风云诡谲和朝代更迭变迁。我更关注一个人在大时代里的潮起潮落。而他更多注意到技

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对历史的影响，例如，马克沁机枪如何改变了战争格局。

我们一起阅读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像是沉睡的森林里被一种魔法唤醒，重新想起我是怎么长大的。当我给他念图画书的时候，我想我的第一本书：我5岁的时候，父亲出门散步，在地摊上用一毛钱买来一本《少年文艺》。那是一本二手书，却被我视如珍宝，开启我的文艺之窗。书里很多字我都不认识，连滚带爬、连跳带猜读完那本书，就好像看了一场魔法表演，一些简单的字组合在一起，却能够呈现大千世界。

我也回想起小时候的自己是多么的害羞胆怯，身体不好，体育不佳，无法积极融入其他孩子的玩耍中，只能埋头在书本里。10岁的时候第一次给别的同学讲故事，吓得腿脚发软。因为故事的神奇魔力，让我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给别人讲故事也成了我自信的来源。在给我的孩子念故事书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坐上了时光机，重返我的童年，唤醒那些被埋藏已久的记忆，重新审视我是如何成长的，修复童年的创伤。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和孩子一起读书，开始我给他念，后来我也给他念；开始我们照着书本讲，后来我们丢开书本自己发挥。10年后，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

(作者系《北京晚报》主任编辑，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亲子阅读专家)

我很幸福，因为我有一个很爱给我讲故事的妈妈。我妈妈也很幸福，因为她有一个很喜欢听故事、也很会编故事的儿子。故事要从头说起——

和妈妈一起读书写书

□ 于光

从前，也不是很久以前啦，我妈妈是一个编辑，她每天看书、采访，看过的书都变成了墨汁流到纸上变成一篇一篇稿子。有一天，她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写了，因为她的脑子都被榨干了，成了一个核桃。怎么办呢？她需要一台智能写稿机。

有一天晚上，她在床上，摆好枕头，床头柜放上香喷喷的牛奶饼干，铺好软乎乎的被子。用这个方法，成功捕获了一个爱听故事的宝宝，这个小宝就是我。

妈妈说第一次给我讲故事，我只有两岁。听的第一本书是《是谁嗯在我头上》。那天妈妈下班很晚，我很不高兴。可是神了，妈妈拿出书给我讲故事，我就高兴了。听完一遍，说：“再来一次！”

于是妈妈每天晚上继续在床上摆好枕头，床头柜放上香喷喷的牛奶饼干，铺好软乎乎的被子。接着就需要给我投食啦，投掷的不只是饼干点心，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吃”了故事之后，就会不断长大，还会自己讲故事。

慢慢地，我的妈妈就有了一个最有用的小帮手。会回答编辑妈妈的任何问题，会编辑妈妈的差错。会给妈妈讲解看不懂的故事。接下来，我成功升级换代为小作者，给妈妈编故事。我还学会了主动觅食，看科学、军事、游戏，自动输入了好多好多妈妈不知道的知识，还帮妈妈下载软件。

我问妈妈：“你为什么总是问我问题呢，我们俩谁是大人？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妈妈说：“大人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大人可以上天入地，可是对大脑还是知道得很少。”

我觉得呀，我妈妈是第一次当妈妈，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妈妈，关于孩子的事情她什么都要问我，而我呢，生下来就是宝宝，所以对孩子的事情，我才是专家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妈妈写了很多和孩子一起读书的文章，其实呢这都是我问的！如果没有我

的话，她把自己揪秃了，也瞎编不出来。妈妈说，每个大人都是从孩子来的，但是很多大人却忘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跟我讲故事，还跟我讨论，她就能够想起自己是怎么长大的，知道小孩子是怎么想问题的，也知道了孩子跟大人想的不一样。

7岁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帕丁顿熊的故事，读到帕丁顿带着一个小箱子来到伦敦，箱子上贴着一行字：请带我回家。妈妈说：“这是帕丁顿熊的婶婶写的，是要让好心的人带小熊回家。”

但是我觉得呢，小箱子也想有一个家。妈妈说帕丁顿熊的故事是作者编出来的，当时在伦敦有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作者想写一个难民艰难融入伦敦的故事，所以就虚构了一只来自南美雨林的小熊，通过这只小熊的历险，写出大都市如何接纳外来人口的过程。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好听了，这个故事就是真实的，帕丁顿就是一只生活在伦敦的小熊。因为伦敦是真的存在在地球上，小熊身边的人也是真的，所以小熊也是真实的。作者只是把他观察到的写下来。不像维尼熊住在百亩林里，那里的一切都是一个幻想的世界，那才是一个童话世界。而帕丁顿熊的故事就是真实的生活。

妈妈听完我的分析，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笑起来说：“你跟我想的真不一样，非常有趣。”妈妈就把我说的话写进了亲子共读的故事里。



我们还在一起看了很多的无字书。妈妈说她小时候没有看过这种书，所以如果没有文字的故事，她是看不懂的，她常常要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觉得很纳闷，没有字的图画太简单了，怎么会看不懂呢？

妈妈说：“我的阅读是从有字开始的，我的观念里阅读是用来学习识字、学习知识。而今图画书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美育、关于儿童思维的接纳和理解。在这方面，是你，我的宝宝开启了我的新世界。每次都邀请你给我讲解无字书，因为你比我更善于把抽象的、看似不相干的图画人格化，想象成一个连贯的故事。”

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来看看绘本大师杜鲁的书，妈妈完全看不懂，一本书有一个洞，妈妈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人的肚子。一个圆圈上画了好多小红点又是什么？我说这是小孩子生病出水痘了。妈妈笑着叹气：“你看，我们大人就是这么没有想象力。”

我们过去10年一起读书的故事，集合成了一本书《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所有不会讲故事的妈妈，请每晚服用一篇故事。极度不会讲故事的爸妈需要加大剂量。只要你肯讲故事，你也可以成功捕获并训练你的智能宝宝。训练好了，你就可以听他讲故事了。

(作者系北京四中璞瑛学校七年级学生)

科学充满了故事。科学方法和科学传播都是叙事的过程。然而，讲故事的力量与叙事结构没有被广泛地教授，也没有得到公开的呼吁。出于这些疏漏，从业内的假阳性泛滥，到行业外的反科学论调的增长，科学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科学需要讲故事》背后的故事

□ 高爽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在舞台上面对观众和镜头讲述我从从事天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故事，然后还要现场讲一节课。在彩排之后，导演问我，“听了你的课，然后呢？你讲的银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让观众感兴趣。不能让观众感兴趣，我要讲述的所谓科学真理就不会被记住。

“然后呢？”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问过大太多次。妈妈为了让我们睡觉，伏在我们的身边，借助床前昏黄的灯光给我们讲小猪、小羊或是小红帽的故事。“然后呢？然后呢？”带着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睡着了。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童年，这是我希望让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的讲座的听众和论文的审稿人们得到的美好。我希望他们在读了、听了、看了我的“科学真理”之后心中暗暗暗了一句，“然后呢？”他们之后，就会听下去，看下去，记下去。他们没有问，就会有伪科学、荒诞的综艺、更好

的论文把他们的注意力抢走。《科学需要讲故事》对我而言，简直是在大旱之年发现了清泉。翻译此书的过程，是享受，更是愧疚。有多少作者警告过的错误我每天都在重复？有多少乏味的讲座让我违心地鼓掌致敬？有多少篇堆砌一长串“科学真理”的论文出自我的手？我忏悔，我没有利用科学共同体延续人类的讲故事传统。我感激，这本书给了我力量，让我能像作者说的那样，让我的内容“既简洁又引人入胜”。

有一位同行是非常杰出的天文学家。他说科学报告要讲故事（谢谢你），但是不能一直讲故事（开始失望了），因此讲故事只是用来调剂气氛和制造悬念的引入（很遗憾）。很显然，这位同行对讲故事有恐惧。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恐惧。我担心，在科学中讲故事，不够精确，不够严谨，所以不够科学。只有 and and and and，没有角色，没有 but，没有“然后呢”的陈述，才是“安全的”科学。直到我开始

在大学教书，并拍摄了我的天文学传播纪录片《聊天》，我才意识到，我们必须讲故事，无论是表达科学还是哄孩子睡觉，故事都是必须，而非调剂。因为，我们的大脑有缺陷。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里讲了一个小故事。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境上有一个难民营。被战乱和干旱驱赶的人们步行几个星期，赶到这里求生，因为传说这里能找到水。可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泥沼。孩子们用破布条沾满泥浆，再用力把泥水拧到罐子里存放。等待泥水沉淀一些，就可以喝了。苍蝇在人们的眼角找水喝。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死去，这就是地狱。到了夜晚，呻吟和呕吐的声音，喊叫和咒骂的声音，让人们睡不着觉。

可是，隐隐的，有歌声！甜美的歌声。那不是幻觉，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出现。那是什么呀？那是在讲故事。从各地迁徙到这里的村庄，保留着一个原始的仪式——晚间讲故事。时间一到，老人们招呼孩子们聚集起来，讲故事听，伴随着歌声。千百年来，他们的文化就

这样传承下来。

人类早就发明了最好的传播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让人睡的孩子有最美好的童年的记忆，让学生有最完整的知识记忆和学习兴趣，让读者和学术共同体看重你的工作。我们都需要讲故事和听故事。我们唯一记得住的知识，只能是包含在故事里的知识。我们唯一会感动的，只能是和自己有关联的故事中的情感。讲故事，是传播任何信息的最棒的方式。科学不例外，科学从来也离不开讲故事。听到一个好故事，你会觉得和好东西有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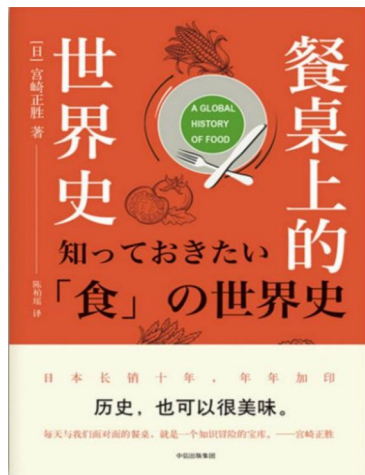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成了我让自己的科学传播升级换代的过程。我尝试着用这本书的精神和方法，修改我已经做过几十次的科学演讲，重新编排我的大学课堂教学，甚至修订我的学术论文。这么做，让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很有可能收益不会在短时间出现。但我认可这样的付出。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天文学会会员)



《科学需要讲故事》，[美]兰迪·奥尔森著，高爽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

以日常饮食



《餐桌上的世界史》，[日]宫崎正胜著，陈柏璋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每天陪伴我们的食物和料理，你知道它们背后有多少故事吗？你知道像土豆、盐、砂糖等等这些生活里微不足道的食材都曾极大地影响过人类的历史进程吗？

日本知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宫崎正胜从世界史的大框架出发，通过平常可见的各种食材和料理，以全球性的宏大视角为我们讲述人类文明、文化的交流与变化的过程。带我们进入一个知识冒险的乐园。

你不可不知的美食百科，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度吃货”。

从最初寻找人类可用的食材，到全球食材的大交换，再到食物的过剩与危机，这些纷繁复杂的变动背后，既是人与自然生存博弈的体现，也是人类认识自我的漫长过程。

史海钩沉溯本源

□ 苏青



戚成尚霖 苏青摄

2018年8月29日，家住通州的那先生没有想到，一大早和妻子带着儿子等一行6人来到中国科技馆，自己竟然会成为中国科技馆开馆以来接待的第5000万位观众。这一天，“馆长带你走进科技馆”——中国科技馆第5000万名观众参观体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馆领导全程陪同那先生一行参观、讲解，并向这位幸运观众赠送了中国科技馆终身免费门票。通过网络直播，超过6000万名观众见证了这一盛大庆典。

今年是中国科技馆开馆30周年，近期同时开展的纪念活动还有“寻找曾经的你”：将馆藏的一批游客老照片公布出来，希望通过强大的互联网找到照片中当年的青少年观众，请这些长大后的老朋友和我们一同分享自己与中国科技馆的故事。这正是：“册载开馆晒回忆，寻找曾经幸运你。科普体验看观影，展教启迪留足迹。惊喜相认老朋友，欣然互叙新成绩。酬谢观众当奋发，精采无限展魅力。”

中国科技馆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科技馆，被定位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大型科普基础设施。溯本寻源，中国科技馆的创建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8年，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批准筹建中央科技馆，建筑选址在今北京火车站对面的方庄，采用著名建筑师梁思成教授主持的设计方案，并将其确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建设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开工不久，因建筑材料紧张，为确保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遂停工缓建。此后，受三年自然灾害及“文革”等历史原因影响，恢复建设一拖就是20年。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83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在会上提出恢复建设中国科技馆的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同年11月16日，中国科协向国务院提出了恢复中国科技馆建设的请示；3天后，邓小平圈定同意。1979年2月23日，在中国科协的组织下，中国科技馆筹建委员会正式成立，茅以升任主任。之后，中国科协组成了以茅以升为团长，包括十几位相关人士组成的考察团赴美国、瑞士、日本考察科技馆。考察团经深入讨论和反复论证，将中国科技馆的建设方向由50年代确立的展示我国科技成就的科技展览馆，调整为科学中心模式的现代科技馆，为我国科技馆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中国科技馆创建于1988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建设时期。1984年11月21日，中国科技馆一期工程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中路1号奠基，邓小平同志为奠基题词。1988年9月22日，一期工程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中国从此有了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科学中心”模式的科技馆。一期工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展厅6400平方米，常设展览内容包括现代科技展览和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科普需要，1995年底，中国科协决定启动建设中国科技馆二期工程，并得到全社会广泛支持。1996年11月，68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案，随后，109名政协委员再次联名提案，要求在“九五”期间建成中国科技馆；中国科协前书记处书记高镇宁还发起成立了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二期工程建设。1998年2月10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复二期工程列入建设计划。2000年4月29日，中国科技馆二期工程建成开放，增加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展览内容更加丰富，参观环境更加舒适优美。

中国科技馆三期工程被确定为在奥林匹克园区建设新馆，以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配套设施，彰显这届奥运会的“科技奥运”特色。新馆2009年9月16日建成并对公众开放，整个建筑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鲁班锁，又像一个魔方，蕴含着科学研究和科技传播过程中的“解锁”“探秘”之寓意。

新馆占地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2万平方米，设有“科学乐园”“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科技与生活”“挑战与未来”5大主题展厅，以及球幕影院、巨幕影院、动感影院、4D影院等4个特效影院，另有开展科普活动的实验室、教室、报告厅、多功能厅、临时展览展厅等设施。开馆30年来，几代中国科技馆人诠释科技，启迪创新，匠心制锁，竭智施教，通力协作，倾情奉献，向广大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讲授科学方法，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中国科技馆开馆30周年纪念之日，特作小诗一首，以表庆祝：“开馆转瞬卅年，史海钩沉溯本源。三期建设凝厚望，代际传承动欢颜。匠心制锁精设计，竭智施教重研钻。诠释科技千秋献，启迪创新谱新篇。”

青诗白话